

中國文學課程

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

日出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2013年6月

前 言

中學中國文學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的學習材料除了「指定作品」和「自選作品」外，還有「名著選讀」。「名著選讀」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平日多讀古今經典名著，擴大閱讀面、提高閱讀量，從而拓寬視野，提升文學素養，豐富人生體驗。為協助教師進行「名著選讀」的教學，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於 2009 年編訂了《中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以供學校參考。

中國文學課程的選修部分設有「名著欣賞」選修單元，期望學生透過研讀文學名著，體會優秀作品豐富的內涵和藝術特色，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提高賞析、評論文學名著的能力，並培養審美的情趣。由 2009 年起，中國語文教育組為教師提供了一連串「名著欣賞」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幫助教師掌握「名著欣賞」選修單元的教學。

為進一步支援教師在「名著選讀」和選修單元「名著欣賞」的教學，中國語文教育組就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中的部分資料，邀請負責培訓的導師加以整理，並加上教學建議，陸續編製成「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上載教育局網頁，以供學校參考。教師使用時，可與《中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2009)，互相參照。

如對「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2 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收

傳真：2834 7810

電郵：secchinese@edb.gov.hk

目 錄

甲部 《日出》賞析	1
(一) 《日出》簡介	1
(二) 《日出》文本賞析	4
(1) 《日出》的主題	4
(2) 《日出》的人物描寫	9
(3) 《日出》中的對比手法	15
(三) 《日出》戲劇技巧賞析	19
(1) 《日出》的戲劇衝突	19
(2) 《日出》的舞台元素	21
(四) 結語	27
附錄	
附錄一：《日出》演出紀錄	28
附錄二：參考資料	30
乙部 教學建議	32

甲部《日出》賞析

(一) 《日出》簡介

(1) 作者簡介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寶，生於天津，卒於北京。曹禺出身在一個沒落家庭，母親早逝。曹禺從小喜愛文學，求學時已開始寫作新詩、小說和戲劇，15歲時已參與南開新劇團的演出。他曾說：「感謝南開新劇團，它使我最終決定搞一生的戲劇。南開新劇團培養了我對話劇的興趣」。1929年曹禺入讀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後繼續鑽研戲劇。

曹禺一生著作甚豐，當中尤以《雷雨》、《日出》及《原野》一系列作品最為人稱道，因此獲公認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劇作家。曹禺的劇作對後世影響深遠，不但屢被搬上舞台，更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歌劇和芭蕾舞劇。在中國話劇發展史上，曹禺影響力甚大，地位崇高，有「中國莎士比亞」之稱。

(2) 《日出》的背景及劇情大要

《日出》的內容沒有清楚說明故事發生在哪個城市。從作品描述的人物和事件來看，這個劇以天津、上海一類大城市為背景，描寫的是中國三十年代的都市生活。

劇本講述上流社會交際花陳白露在豪華大旅館裏所過的糜爛生活，以及三等妓院「寶和下處」的妓女翠喜和一個剛賣身的女孩「小東西」的命運。年輕美麗的陳白露在婚姻失敗後，走上了當交際花的不歸路。她一直享受醉生夢死的生活，直至對她滿懷愛意的方達生出現，才作出反省。紙醉金迷的生活沒有令陳白露全然墮落，當她遇上被惡棍打得遍體鱗傷的「小東西」時，她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可惜，「小東西」最後不欲委曲求全，自縊身亡。陳白露明白到自己根本無力改變現實，只好接受自身的悲劇命運。她沒有跟方達生離開大旅館和紙醉金迷的生活；在經濟支柱潘月亭破產後，她寧願仰藥求死，告別痛苦的人生。方達生空有理想，以為能給陳白露帶來新希望，能對抗惡勢力的代表金八爺；以為能從火海中救出「小東西」；以為能為黃省三這些受壓迫的小人物請命，最終卻無法扭轉他們的悲劇命運。

(3) 《日出》版本

《日出》發表於 1936 年，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季月刊》上連載，1937 年上海首演。《日出》有兩個主要版本。第一版創作於 1936 年；第二版是 195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公演的修訂版。兩者在人物安排、劇情等方面都有差別。譬如陳白露，在 1951 年新版中就改成一位正面的女孩子，而非甘於墮落風塵的交際花。

除了上述兩個版本外，《日出》在公演時(包括舞台劇及電影)，亦曾作出修訂，部分更是由曹禺親自執筆。

(4) 作品成就

《日出》在中國戲劇文學發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曾得到很多文學家的讚許。例如：

- 王朔〈活現的廿世紀圖〉：「《日出》不僅是現代中國戲劇界一個空前的猛進，它是我們整個文壇上的一宗光榮。」¹
- 沈從文〈偉大的收穫〉：「就全部劇本的組織，與人物各如其分的刻劃，尤其是劇本所孕育的觀念看來，依然是今年來一宗偉大的收穫。」²
- 巴金〈雄壯的景象〉：「《日出》自然也有一些小缺點，但它仍還是一本傑作，而且我想，它和《阿 Q 正傳》、《子夜》一樣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的最好的收穫。」³

《日出》在中國的戲劇文學中，獲得崇高的地位。《日出》對當時人性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綜合描述，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不論任何年代的讀者和觀眾，都有共鳴。例如香港話劇團曾於 2007 年選演曹禺的作品，在《原野》、《北京人》和《日出》各選一個片段，組成「萬家之寶」一劇。導演毛俊輝說：「我選擇介紹這三齣名劇的片段固然是因為曹禺劇作在題材和風格上的多面化，但更重要的是他對人性刻劃的那份現代性確實令人震驚。在不同的作品裏，他將人性的焦慮、苦悶以及尋找解脫的感受造成具震撼性的戲劇情境和角色衝突，最終

¹王朔〈活現的廿世紀圖〉，載天津《大公報》1936 年 12 月 27 日。

²沈從文〈偉大的收穫〉，載天津《大公報》1937 年 1 月 1 日。

³巴金〈雄壯的景象〉，載天津《大公報》1937 年 1 月 1 日。

散發出無比的人性關懷，絕對是舞台創作的典範。」⁴

⁴ 轉載自香港話劇團於 2007 年演出的「萬家之寶」一劇場刊中的「導演的話」。

(二) 《日出》文本賞析

(1) 《日出》的主題

《日出》的故事曲折，內容豐富，主題突出。下面是部分學者對《日出》主題的分析：

《日出》主題比較		
曹禺	《日出·跋》	《日出》希望獻與觀眾的是一個鮮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裏也應為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形態。 ⁵
唐弢	《中國現代文學史》	《日出》所寫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下的中國都市，它表現了日出之前那種腐朽勢力在黑暗中的活動。 ⁶
黃修己	《中國現代文學簡史》	曹禺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對比，來揭示舊社會的不合理性，從而宣判它的滅亡。 ⁷
張慧珠	《曹禺劇評》	同《雷雨》一樣，《日出》也是一部問題劇。它的主題所提出的問題：如何砸爛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制度，如何拯救掙扎在地獄邊緣的死亡綫上的各種不幸的人們，其中主要是拯救廣大的貧苦的無產者。這是整個劇情所體現出來的劇作家當時思想狀態。 ⁸
辛憲錫	《曹禺的戲劇藝術》	從前面劇中主要人物的分析，可見《日出》的主題至少包含了這樣三層意思： 1. 對舊社會的罪惡與黑暗的深

⁵曹禺著(1957)《日出》，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頁210。

⁶唐弢(1984)《中國現代文學史(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86。

⁷黃修己(1984)《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頁263。

⁸張慧珠編著(1995)《曹禺劇評》，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頁300。

		<p>刻揭露。</p> <p>2. 對光明的嚮往與追求。</p> <p>3. 朦朧地展示了通往光明的道路。⁹</p>
張成川	〈試論《日出》的結構藝術〉	曹禺曾說：「我想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這即是作家的創作意圖，也是《日出》的主題所在。 ¹⁰
張冀震、李曉麗	〈漫談劇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	《日出》反映了 20 世紀 30 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大都市光怪陸離的社會生活，通過對大都市各色人等和社會下層被侮辱、被剝奪者的描寫，表現了上流社會的爾虞我詐和腐朽糜爛以及社會底層普通百姓的無奈辛酸與悲苦淒涼，揭露了「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本質：一方面是剝削者、「有餘者」貪得無厭，醉生夢死；另一方面是被損害者、「不足者」備受欺辱。「有餘者」和「不足者」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反差極大、可悲可嘆的社會現實，直達人們心靈深處的震驚，從而增強對舊社會的控訴力度。 ¹¹

學者分析的主題側重點各有不同，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項：

1.1 控訴「損不足以奉有餘」

關於《日出》的主題，作者曹禺自己曾在《日出·跋》中說：

我說到《日出》裏沒有絕對的主要動作，也沒有絕對主要的人物。顧八奶奶、胡四與張喬治之流是陪襯，陳白露與潘月亭又何嘗不

⁹辛憲錫(1984)《曹禺的戲劇藝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33-35。

¹⁰張成川〈試論《日出》的結構藝術〉，載《漢中師院學報》，1987 年第 1 期。

¹¹張冀震、李曉麗〈漫談劇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8 年 11 月第 34 卷 6 期，頁 56。

是陪襯呢?這些人物並沒有甚麼主賓的關係，只是萍水相逢，湊在一處，他們互為賓主，交相陪襯，而共同烘托出一個主要的角色，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¹²

又說：

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寫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如若中間有一點我們所謂的「結構」，那「結構」的聯繫正是那個基本觀念，即第一段引文內「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所謂「結構的統一」，也就藏在這一句話裏。《日出》希望獻與觀眾的，應是一個鮮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裏也應為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形態。¹³

「損不足以奉有餘」出自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原文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¹⁴其意謂自然的規律，是減少有餘的去補給不足的，人的社會法則就不一樣，我們要損害本身已不足的人，用來奉獻給有餘的人。相當於今日所說的有財有勢者對弱勢社群的剝削、壓榨。我們可以在劇本中找到以下對應的內容：

不足者	有餘者	損不足以奉有餘
小東西	黑三	黑三要小東西當妓女，替他賺錢
黃省三	大豐銀行 (潘月亭及李石清)	大豐銀行(潘月亭及李石清)刻薄黃省三
買公債的人	金八爺	金八爺操縱公債價格，損人以利己

§ 黑三要小東西當妓女，替他賺錢

小東西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在社會上本身已無生存的能力。黑三不但強迫小東西陪金八爺，還迫她在妓院當妓女，為他賺錢。黑三以暴力手段壓迫無還手之力的小東西，反映出當時弱勢社群在社會中悲哀的一面。

§ 大豐銀行(潘月亭及李石清)刻薄黃省三

¹² 同5，頁212。

¹³ 同上，頁209-210。

¹⁴ 同上，頁1。

李石清為了迎合潘月亭，謀取自己向上爬的利益，解僱黃省三。潘月亭一直以極低賤的工資，聘用黃省三為自己工作，最後為解決自己的財政危機，不理會黃省三的困境，把他解僱。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就是要犧牲不足者，成就有餘者更大的利益。

§ 金八爺操縱公債價格，損人以利己

金八利用自己財雄勢大的力量，操縱公債價格，製造市場假象，欺騙所有購買公債的人，以謀取暴利。相對於金八，其他人都是受他剝削的不足者，他自己就是獨享巨利的有餘者。

黑三、小東西和黃省三是下層社會的人，金八爺和潘月亭是上層社會的人。表面上，不同層面的故事似無關連，其實體現在背後的，同樣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缺陷。作者深刻、立體地揭露社會「損不足以奉有餘」的醜惡一面。

本劇所描述「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情況，在今天的社會，仍然隨處可見。我們常聽到企業在巨額利潤下，仍裁員減薪，希望用更低的成本營運，謀取更大利潤。曹禺七十多年前的作品，可移用到今天，實在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

1.2 揭露社會的黑暗

《日出》中有多處劇情，揭露社會的黑暗面，包括黑三強迫小東西當妓女，王福升把女兒奉獻給土惡霸金八爺等。

第二幕李石清的一段獨白：

李石清：（爆發）你不要說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沉痛地）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心裏整天難過？你看不出我自己總覺得我們窮麼？我恨，我恨我自己為什麼沒有一個好父親，生來就有錢，叫我少低頭，少受氣。我不比他們壞，這幫東西，你是知道的，並不比我好，沒有腦筋，沒有膽量，沒有一點心肝。他們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生來有錢，有地位，我生來沒錢沒地位就是了。我告訴你，這個社會沒有公理，沒有平等。什麼道德，服務，那是他們騙人。你按部就班地幹，做

到老也是窮死。只有大膽地破釜沉舟地跟他們拼，還許有翻身的那一天！¹⁵

李石清：（歎一口氣）孩子！哼，要不是為我們這幾個可憐的孩子，我肯這麼厚着臉皮拉着你，跑到這個地方來？陳白露是個什麼東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這麼一個賤貨！這個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錢，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說什麼，我也說什麼；可是你只看見我把他們當做我的祖宗來奉承。素貞，你沒有覺出有時我是怎麼討厭我自己，我這麼不要臉，連人格都不顧地來巴結他們。我四十多的人，成天鞠着躬跟這幫王八蛋，甚至於像胡四這個賤東西混，我一個一個地都要奉承，拉攏。我，李石清，一個男子漢，我——（低頭不語。）¹⁶

這段話有力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這些人)沒有腦筋，沒有膽量，沒有一點心肝。他們跟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生來有錢，有地位」，點出這些人依恃的只是財勢，缺乏人的良知，而其行為如何，可想而知。

第二，「陳白露是個什麼東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這麼一個賤貨！這個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錢，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說什麼，我也說什麼；可是你只看見我把他們當做我的祖宗來奉承。」人的價值在金錢掛帥的社會中嚴重扭曲，以至陳白露這類人，也有人對她前呼後擁。

第三，「我這麼不要臉來巴結他們，我什麼人格都不要來巴結他們。」在金錢掛帥的社會中，人的尊嚴也受到嚴重扭曲，而更可悲的是，李石清為此而自輕自賤，自己痛恨自己，卻又心甘情願繼續下去。

以上的獨白主要通過人物的內心剖白，側面揭露這個社會的醜惡。作者安排的情節，先交代李石清努力巴結潘月亭和陳白露等人，作出鋪墊，才轉到這段大發牢騷的台辭，直斥現實的醜惡。這段內容直接指向「揭露社會的黑暗」這一主題，力量很強。

¹⁵ 同 5，頁 82-83。

¹⁶ 同上，頁 83-84。

(2) 《日出》的人物描寫

《日出》對人物的描寫，具體而深刻。以下從對白(語言描寫)、動作(行動描寫)、舞台指示等角度，分析方達生、陳白露和翠喜的性格特點：

(i) 方達生

原文	表意類型	性格特點
<p>(第一幕)</p> <p>陳白露：(明白他的意思，但也不屑解辯，順手拾起腳邊一個靠枕，丟在沙發上，將倒在地上的空酒瓶踢進沙發底下，不在意地)住得過去就是了。(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你累麼？</p> <p>方達生：還好。剛才你一個人同那些人在跳，我一直坐着。</p> <p>陳白露：你為甚麼不一起玩玩？</p> <p>方達生：(冷冷地)我不會跳舞，我看着你這些朋友一個個像發瘋似的。¹⁷</p>	對白+舞台指示	方達生用負面態度及詞語描述跳舞的人，表明他厭惡這種人的行為，而且很率直地告訴陳白露，間接顯示了方達生樸實、正直的性格。
<p>(第二幕)</p> <p>方達生：小東西！竹均，你瞧見小東西了麼？</p> <p>陳白露：不是在屋子裏？</p> <p>方達生：(不信地)在屋子裏？(跑進右屋，喊)小東西！小東西！</p> <p>顧八奶奶：幹嗎呀，這是？</p> <p style="padding-left: 40px;">方達生跑出</p> <p>方達生：沒有，她不見了。我剛才在</p>	行動+對白	方達生發現了小東西失蹤，擔心之情透過對白顯示出來。他還馬上營救小東西，反映了方達生是一個富同情心、正義的人。

¹⁷ 同5，頁7。

<p>樓梯上走，我就看見她跟着兩三個男人一起坐電梯下去，在我眼前一晃，就不見了。我不相信，你看，跑到這兒，她果然叫人弄走了。（拿起帽子）再見！我要找她去。</p> <p>（跑下。）¹⁸</p>		
<p>（第四幕）</p> <p>陳白露：你剛回來？</p> <p>方達生：回來一會了，我聽見顧太太在裡面，我就沒進來。</p> <p>陳白露：（望着他）怎麼樣？小東西找着了麼？</p> <p>方達生：（搖頭）沒有。那種地方我都是一個一個去看了。但是，沒有她。</p> <p>陳白露：（失望）這是我早料到的。（半晌，扶他坐下）你累了麼？</p> <p>方達生：有一點，不過我很興奮，我很興奮。我在想，這兩天我不斷地想着個問題。（忽然）我問你，人與人之間為甚麼要這麼殘忍呢？</p> <p>陳白露：（笑）這就是你所想的問題麼？</p> <p>方達生：我奇怪，為甚麼允許金八他們這麼一群禽獸活着？</p> <p>陳白露：你這傻孩子，我告訴你，不是我們允許不允許金八他們活着的問題，而是金八允許我們活着不允許我們活着的問題。</p> <p>方達生：（沈思）你對我說的話是對的。</p>	<p>對白</p>	<p>方達生抨擊金八為禽獸，可見他是正義的人。他又很關心陳白露，可見他十分重情。</p>

¹⁸ 同5，頁99。

<p>我應該多觀察觀察這一幫東西。現在我看清楚他們了，不過我還沒有看清楚你，我不明白你為甚麼要跟他們混？你難道看不出他們是鬼，是一群禽獸。竹均，我看得出你也厭惡他們，而你故意裝出滿不在意的樣子，天天自己騙着自己。</p> <p>陳白露：（忽然——倔強地嘲諷着）你很相信你自己的聰明。</p> <p>方達生：竹均，你又來了。不，我不聰明。但是我相信你的聰明。你不要瞞我，你心裏痛苦，請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求你不要再跟我倔強，我知道你嘴頭上硬，故意說着謊，叫人相信你快樂；可是你眼神兒軟，你的眼瞞不住你的恐慌，你的猶疑，不滿。竹均，一個人可以欺騙別人，但欺騙不了自己，這樣會把你悶死的。</p> <p>19</p>		
--	--	--

(ii) 陳白露

原文 (以第一幕為例)	表意類型	性格特點
<p>陳白露：（興高采烈地）我頂喜歡霜啦！你記得我小的時候就喜歡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着窗）你看，你看，這個像我麼？²⁰</p>	<p>對白+行動</p>	<p>透過陳白露的說話，反映她童真的一面。</p>
<p>方達生：（痛苦）失望，嗯，失望，……我來看你，我發現你在這麼一個地方住着。一個單身的女人，自己住在旅館裏，交些個不三不四的朋友。這種</p>	<p>對白</p>	<p>透過方達生批評陳白露的說話，反映她過着放蕩和墮落的生活。</p>

¹⁹ 同 5，頁 153-154。

²⁰ 同上，頁 6。

<p>行為簡直是放蕩、墮落，——你要我怎麼說呢？²¹</p>		
<p>陳白露：……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錢，要花很多很多的錢，你難道聽不明白？²²</p>	對白	透過陳白露的說話，反映她貪慕虛榮、好逸惡勞。
<p>陳白露：嗯，也許名譽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沒故意害過人，我沒有把人家吃的飯硬搶到自己的碗裏。我同他們一樣愛錢，想法子弄錢。可我弄來的錢是我犧牲過我最寶貴的東西換來的。我沒有費腦子騙過人，我沒有變着方法搶過人。我的生活是別人甘心願意來維持，因為我犧牲過我自己。我對男人盡過女子最可憐的義務，我享着女人應該享的權利！²³</p>	對白	陳白露願意以肉體換取奢華的生活，不知羞恥，但她從沒有傷害別人，性格善良。
<p>陳白露：(誠懇地)你以為世界上就是你一個人這樣多情麼？我不能嫁給你，難道就是我恨了你？你連跟我玩一兩天，談談從前的事的情份都沒有麼？²⁴</p> <p>陳白露：是啊，所以無妨你先在我這裡多學學，過兩天，你就會了。好了，你願不願意跟我再談一兩天？²⁵</p>	對白	從陳白露盡力挽留方達生，反映她十分重感情。
<p>陳白露：(向小東西)，不要怕，不要緊的。(向王福升)怎麼回事，——²⁶</p>	對白+行動+舞台指示	從陳白露盡力營救小東西，反映她富正義感。

²¹ 同5，頁15。

²² 同上，頁16。

²³ 同上，頁17。

²⁴ 同上，頁20。

²⁵ 同上。

²⁶ 同上，頁30。

<p>陳白露：那他們總不能不講理呀！把這孩子打成這樣，你看，(拿起小東西臂膊)拿煙桿子扎的，鬧急了，我就可以告他們。²⁷</p>		
<p>王福升：(卑屈的神色，讒笑著)是，小姐。(由袋裡摸出一疊賬單來)小姐，這又有些賬單，要不我唸您聽聽：這是美豐金店六百五十四塊四，永昌綢緞公司三百五十五元五毛五，旅館二百二十九塊七毛六，洪生照像館一百一十七塊零七毛，久華昌鞋店九十一塊三，這一星期的汽車七十六元五——還有——²⁸</p>	<p>對白</p>	<p>透過王福升讀出的賬單，反映陳白露揮霍無度。</p>
<p>陳白露：(自語)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²⁹</p> <p>陳白露：(關上門)完了，(自語)我第一次做這麼一件痛快事。³⁰</p>	<p>對白+行動+舞台指示</p>	<p>透過陳白露無懼金八爺的勢力，作出反抗，反映她十分勇敢。</p>

(iii) 翠喜

<p>原文 (第三幕)</p>	<p>表意類型</p>	<p>性格特點</p>
<p>翠喜：我沒有哭。(噓出一口氣)我好些年沒有眼淚了。我跟你說，人心都是肉長的，我這是老了，早晚替家裏大的小的累死了，用蘆蓆一卷，往野地一埋就完事……³¹</p>	<p>對白+動作</p>	<p>翠喜為了養活家庭而當妓女，反映她十分偉大，願意犧牲自己。</p>
<p>翠喜：這叫什麼話，有什麼過不去的。太陽今兒個西邊落了，明兒個東邊還是出來。沒出息的人才嚷嚷過不</p>	<p>對白+動作</p>	<p>翠喜雖然身處逆境，但她仍表現得十分堅強。</p>

²⁷ 同5，頁30-31。

²⁸ 同上，頁27-28。

²⁹ 同上，頁31。

³⁰ 同上，頁40。

³¹ 同上，頁110。

<p>去呢。媽的，(歎氣)人是賤骨頭，什麼苦都怕挨，到了還是得過，你能說一天不過麼？³²</p>		
<p>翠喜：(向小東西)你這麼楞著幹嘛！(對著胡四)四爺，您得多包涵着點，這孩子是「雛」，剛混事由沒有幾天。³³</p>	<p>對白+行動</p>	<p>透過翠喜為小東西說好話，反映翠喜性格善良。</p>

作者在《日出·跋》曾說：

我說到《日出》裏沒有絕對的主要動作，也沒有絕對主要的人物。顧八奶奶、胡四與張喬治之流是陪襯，陳白露與潘月亭又何嘗不是陪襯呢？³⁴

說老實話，《日出》裏面的戲只有第三幕還略具形態，……在這堆「人類的渣滓」裏，我懷着無限驚異，發現一顆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婦人。她有一副好心腸，同時染有在那地獄下生活各種壞習慣。她認為那些買賣的勾當是當然的，她老老實實地做她的營生，「一分錢買一分貨」，既便在她那種生涯裏，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動的是她那樣狗似地效忠於她的老幼，和無意中流露出來對那更無告者的溫暖的關心。³⁵

陳白露的性格既有正面的部分，也有很多負面的元素。作者不因為她在劇中佔較重的份量，而為她安排完美的性格，反而賦予她多元化的性格。至於翠喜，從作者安排的劇情，我們只看到人物正面的性格，即使作者說她：「染有在那地獄下生活各種壞習慣」³⁶，但其實在整幕劇裏，我們看不到她有甚麼性格上的缺陷。

陳白露和翠喜二人都在風塵中打滾。陳白露是高級交際花，她住在旅館，接受潘月亭的包養，二人關係曖昧。翠喜是三等妓院「寶和下處」一個徹頭徹尾的妓女，年輕時已開始出賣肉體。二人背景相似，但淪落的原因完全不同。陳白露為了貪慕虛榮，甘於生活在腐化的環

³² 同5，頁111。

³³ 同上，頁118-119。

³⁴ 同上，頁212。

³⁵ 同上，頁212-213。

³⁶ 同上，213。

境中，方達生想帶她離開，她也不願意，原因就是她要過舒適的生活，甚至自知以肉體換取奢華的生活，而不覺得可恥。翠喜則不同，她嫁了一個跛子，丈夫庸碌，無法養活家庭，在生活逼迫下，翠喜唯有犧牲自己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當起妓女來。這角色的個性並無缺陷，相反，由她願意犧牲自己養活家人這點來看，更見其光輝的人格。陳白露成為交際花，出於自願；翠喜淪為妓女，乃生活所迫，品格高下立見。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人沒有可能是完美的，曹禺的創作，正體現了現實世界的真正情況。

《日出》的人物描寫，集中運用行為和語言的描寫，也有透過舞台指示，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至於外貌描寫，相對地較為簡單，例如方達生的外貌，只是在第一幕進場時這樣交代：

約莫有二十七八歲的光景，臉色不好看，皺着眉，穿一身半舊的西服。不知是疲倦，還是厭惡，他望著房內亂糟糟的陳設，就一言不發地立在房門口。³⁷

《日出》對人物外貌的描寫雖然較為簡單的，但人物形象的塑造並未因此而受影響。究其原因，是劇中的台辭寫得很出色，特別是獨白部分，例如第二幕李石清與潘月亭欺壓黃省三，令黃省三瀕於崩潰的一段；又例如第四幕潘月亭欺騙李石清，過河拆橋，但最終也落得破產的收場，帶出李石清的一段獨白，將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3) 《日出》中的對比手法

對比手法是指把兩種正、反相對的事物並列在一起，加以對照。例如《日出》中提到有關金錢的情節，作者就刻意運用對比手法，以金額的大小，突出主題。現先把《日出》第一至第二幕中提及金錢的情節，表列出來：

幕次	金額	人物和事件
1	1525.21 元 (654.4+355.55+229.76+117.7+ 91.3+76.5)	陳白露應付的賬單
2	200 元	李石清的工資
2	270 元	張喬治與胡四談論洋服的價錢
2	200 元	顧八奶奶檢查身體的費用

³⁷ 同 5，頁 5。

2	2000-3000 元	顧八奶奶每月補貼零用
2	300 元	胡四向顧八奶奶要錢
2	300-400 元	李石清太太輸了牌
2	2000000 元	潘月亭買公債
2	500 元	大豐銀行裁員後每月省下的錢
2	200 元	李石清從小工身上克扣的工錢
2	10.25 元	黃省三每月實得的工資
2	0.2 元	黃省三口袋中剩下的錢
2	3 元	潘月亭打倒黃省三後，吩咐王福升「施捨」給黃省三的錢
2	0.5 元	張喬治養的狗所吃的牛肉，每磅的價錢

兩幕中出現的金額，暗地裏將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情況作出比較。例如張喬治口中的洋服價錢(270元)，與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小職員黃省三每月實際的工資(10.25元)，形成強烈的對比。

作者希望通過比較金額，向讀者展示貧富懸殊的情況。張喬治養的狗所吃的牛肉，每磅的價錢 0.5 元，一天吃 4 磅，一個月花費 60 元。然而，黃省三實際的工資只有 10.25 元，連狗吃的牛肉也吃不起。貧富懸殊情況，顯露無遺。

其次，有錢人的揮霍無度，也在此項對比中反映出來。陳白露日常生活的開支，包括衣、食、住、行，遠遠超過了兩個銀行職員李石清和黃省三的工資，反映她過著揮霍無度的生活。李石清在社會上算是中等階層，他的工資每月有200元，然而，與上流社會打一場麻將，隨隨便便就輸了 300 至 400 元。

作者在首兩幕中，利用金錢數目的對比，比較貧者與富者的收入和開支，為「不足者」和「有餘者」的形象確立了鮮明的對比，突出「損不足以奉有餘」這個主題。

作者通過對比突顯主題的意識，在第二幕結尾時尤其明顯：

黃省三：……哦，我太冤了。你們好狠的心哪！你們給我一個月不過十三塊來錢，可是你們左扣右扣的，一個月我實在領下的才十塊二毛五。我為着這辛辛苦苦的十塊二毛五，我整天地寫，整天給你們伏在書桌上寫；我抬不起頭，喘不出一

口氣地寫；我從早到晚地寫；我背上出着冷汗，眼睛發着花，還在寫；颶風下雨，我跑到銀行也來寫！（做勢）五年哪！我的潘經理！五年的工夫，你看看，這是我！（兩手捶着胸）幾根骨頭，一個快死的人！我告訴你們，我的左肺已經壞了，哦，醫生說都爛了！（尖銳的聲音，不顧一切地）我跟你說，我是快死的人，我為着我的可憐的孩子，跪着來求你們。叫我還能夠跟你們寫，寫，寫，——再給我一碗飯吃。把我這個不值錢的命再換幾個十塊二毛五。可是你們不答應我！你們不答應我！你們自己要弄錢，你們要裁員，你們一定要裁我！（更沉痛地）可是你們要這十塊二毛五幹什麼呀！我不是白拿你們的錢，我是拿命跟你們換哪！並且我也拿不了你們幾個十塊二毛五，我就會死的。……

潘月亭：這個混蛋，你瘋了，還不給我滾出去！

黃省三：（哭着）你才瘋了！我現在不怕你們啦！我不怕你們啦！（抓着潘月亭的衣服）我太冤了，我非要殺了——

潘月亭：（很敏捷地對着黃的胸口一拳）什麼！

黃省三立刻倒在地下

半晌。

李石清：經理，他是說他要殺他自己——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動手害人的。

潘月亭：（擦擦手）沒有關係，他這是暈過去了。福升！福升！
福升上。

潘月亭：把他拉下去。放在別的屋子裏面，叫金八爺的人跟他拍拍捏捏，等他緩過來，拿三塊錢給他，叫他滾蛋！

王福升：是！（把黃省三拖下去。）

李石清：張先生來電話了。

潘月亭：說什麼？

李石清：您買的公債金八買了三百萬。

潘月亭：（喜形於色）我早就知道，那麼，一定看漲了。

李石清：只要這個消息是確實，金八真買了，那自然是看漲。

潘月亭：（來回走）不會不確實的，不會的。

左門大開，張喬治、胡四、顧八奶奶、白露上，在門口立着，其他的女客在談笑着。

張喬治：（興高采烈，捏着雪茄）——所以我說在中國活着不容易，到處沒有一塊舒服的地方，不必說別的，連我的 Jacky（對胡四）就是我從美國帶來的那條獵狗，他吃的牛肉都成了每天的大問題。髒，不乾淨，沒有養分，五毛錢一磅的牛肉簡直是不能吃。你看，每天四磅生牛肉擱在它面前，（伸出鼻子嗅嗅）它聞聞，連看都不看，夾着尾巴就走了。你們想，連禽獸在中國都這樣感受着痛苦，又何況乎人！又何況乎像我們這樣的人！（搖頭擺尾。）³⁸

在這段戲中，可以特別注意最後一段，即張喬治進入舞台後，發表關於牛肉價錢的議論。這段戲安排在黃省三的痛苦控訴之後，與上文並無連貫，也不是伏筆。曹禺安排張喬治大發議論，十分刻意，用意就是強化對比的效果。回顧前文，黃省三遭李石清、潘月亭解僱，殘酷地剝奪他唯一的生機——工作，於是他發出痛苦的吼聲。這段戲同時提到黃省三的工資是 10.25 元，這一點在對白中已有所強調，但作者擔心觀眾會遺漏這重要的一環，所以在下面的劇情中，特意安排張喬治上場，談論狗吃的牛肉要多少錢，藉此與黃省三的工資構成強烈、鮮明的對比。

³⁸ 同 5，頁 96-99。

(三) 《日出》戲劇技巧賞析

戲劇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始於劇本(文字)，終於話劇(舞台演出)。劇本構思之初，就應關注最後如何在觀眾面前演出。劇本與話劇不同，話劇會與觀眾產生即時的、現場的和多元的溝通。劇作家需要周詳考慮戲劇和舞台元素，才能創作出成功的作品。本節從戲劇衝突和舞台元素，分析《日出》的戲劇技巧。

(1) 《日出》的戲劇衝突

姚克曾說：「戲劇之進展全恃戲劇性的『衝突』來推動，所以編劇所忌的是人物個性的『順』和『逆』不能造成勢均力敵的局面。猶如足球比賽一般，如果甲隊太強，乙隊太弱，成了一面倒的形勢，這場球賽就不會緊張，好看。……兩邊的旗鼓相當，纔有強烈的戲劇性的衝突。有強烈的衝突，導演和演員纔能施展他們的身手。」³⁹

戲劇衝突是通過具兩面性的思想、道理互相抗衡而形成，最後以一方勝利為故事的終點。邪惡與正義是兩面性思想最常見的模式。不過，兩面性思想不一定單指善、惡對立的模式，愛情戲劇中的人物不同的愛情觀，也屬兩面性思想，也可以構成衝突。舉例說，追求婚姻和抗拒婚姻的想法，雖不涉善惡對立，但屬於兩面性思想，會構成戲劇衝突。如此類推，人情和法理、社會發展與文化保育、平凡生活與燦爛人生，都屬於哲理上的兩面性，會造成戲劇衝突。

姚克提到戲劇的衝突要勢均力敵，才有好的效果。這是指戲劇衝突的雙方，應該都具備勝利的條件，才能引發觀眾患得患失的心情，提高觀賞的興趣。《日出》的確能利用人物『順』和『逆』的對立，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下面舉出《日出》中三組人物的關係，藉此闡釋《日出》營造的戲劇衝突：

第一組——李石清與潘月亭

潘月亭是大豐銀行經理，是上流社會的有錢人；李石清是大豐銀行秘書，身份平凡，家境只屬中下。潘是李的上司，手握李石清的命運，李石清要往上爬，必需乞討潘月亭的眷顧。二人的權勢、地位、財富，差距極大，原本不是勢均力敵的對手。不過，曹禺安排李石清

³⁹ 姚克(1957)〈前言〉，載《西施》香港：香港劇藝社出版，頁6。

不擇手段地發現了潘月亭不可告人的秘密：大豐銀行財政不穩，準備金不足。這秘密可以令潘月亭馬上破產，李石清藉此成功威脅潘月亭，令潘月亭就範，答允擢升他。在這階段，潘李二人的優劣之勢突然逆轉，所謂勢均力敵的戲劇衝突正式形成。故事到最後，道出潘月亭實則是虛與委蛇，安撫李石清。當潘月亭自以為公債投資成功後，馬上露出原形，過河拆橋，奪去李石清所有的東西，強弱之勢又再逆轉，最後兩敗俱傷。

姚克提出戲劇衝突的理論，曹禺則以具體寫作，示範了製造戲劇衝突的技巧。在本段戲中，潘李二人的衝突，盤旋於此強彼弱、此弱彼強的關係中，對抗性很強，加上強弱關係的轉化，例如李石清的形勢是「弱→強→弱」的變化，令劇情跌宕，造成強烈的戲劇衝突。

曹禺的這段創作，讓我們更了解戲劇衝突的運用。第一，二人的衝突不是善惡的衝突。兩名壞蛋各懷鬼胎，勾心鬥角，為自己的利益鬥爭。這說明衝突雙方的關係，不限於傳統的正邪對立。第二，衝突不斷轉化，有利於製造戲劇效果，令戲情更吸引。

第二組——潘月亭與金八

金八在《日出》中從未出現過，卻是故事中勢力最大的人物。他不單有錢，而且是黑幫頭子，具備財勢兩方面的絕對優勢，在故事中無人能與他形成勢均力敵的對抗，包括潘月亭。

在故事中，金八在大豐銀行存了一筆可觀的現金。當銀行面臨財政困難時，金八若然提取所有現款，銀行馬上就會出現倒閉的危機，所以潘月亭一直受金八威脅，未能形成勢均力敵的衝突。直至潘月亭自以為成功地在公債上賺了一把大錢，以為自己度過了難關，可以擺脫金八的控制，佔回上風，表面上二人形成了可以抗衡的形勢。不過，潘月亭後來才發覺這是一個騙局，最後變得一無所有。

故事中金八的優勢一直不曾動搖，而潘月亭由下風變為上風，再返回下風，金八與潘月亭的戲劇衝突就呈現出來，最後，金八勝利。第二組的基本結構與第一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三組——黃省三與李石清

黃省三是社會低下階層，性格善良，無財無勢，為了卑微的工作

向李石清乞討。李石清為了向上爬，借潘月亭的勢力壓迫黃省三。由始至終，黃省三都處於下風，似乎從未在勢力上可與他人抗衡。不過，黃省三乞求李石清及潘月亭的一段對白，卻能予觀眾很強烈的戲劇衝突的感覺。這段戲是善良的道德理想與殘酷的社會的正面衝突，而非來自人物的權勢。

黃省三在劇中善良、勤奮、盡責、愛護子女，代表了善良的道德理想。李石清的冷酷無情，則代表了殘酷的社會現實。善良的道德理想與殘酷的社會現實，碰在一起，產生尖銳的矛盾。由李石清為代表的社會現實，殘酷地折磨黃省三這位善良的人物。黃省三善良地哭訴，卻無法扭轉殘酷的社會現實的迫害，構成了強烈的戲劇衝突。這一幕精彩之處，是人物表面上不存在勢均力敵的衝突，但背後卻潛藏着整個社會價值的衝突。

營造戲劇衝突是戲劇文學的重要的元素。《日出》從幾個方面表現出這種優秀技巧。第一，在選擇衝突的參與者上，《日出》變化很多，甚至用角色代表了社會價值，製造衝突。這顯示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無時無刻都緊緊地抓住這重要的戲劇元素。第二，戲劇衝突會隨着故事的發展而轉化，轉化後又推動劇情向前發展，仿如滾輪式的推進，使故事的情節緊湊，又跌宕多變。第三，衝突的結果，沒有跌落「善有善報」的傳統窠臼。衝突中壞人勝利，好人失敗，正是作者心底最悲哀的控訴。

(2) 《日出》的舞台元素

戲劇與觀眾的最重要溝通橋樑是對白，所以好的戲劇創作必須以好的語言藝術為基礎。除了對白外，在真實的演出中，戲劇還會以多種途徑與觀眾溝通。首先，觀眾進場的第一印象，往往來自舞台佈景，在演出過程中，觀眾又會注視燈光的變化，以及聆聽音效的配合。評價《日出》的舞台元素，可從這幾方面入手。

2.1 燈光

燈光在表演中的基本作用是照明，令台下的觀眾看到台上演員的動作、表情。至於幕與幕之間的時間，也會用燈光表示，這只屬演出的技術考慮，談不上技巧。

在客觀世界，光的變化還代表時間的推移。如果用台上燈光一明

一滅，代表一天時間已過去，這已經把燈光運用推到表意的層面了。《日出》第一幕開始時，是「大概有五點半，就要天亮了」（方達生語）的時候，到該幕中段的舞台指示則有如下描述：

一夜晚的煙酒和激動消耗了她不少的精神。她打一個呵欠，走到桌前，燃着一支香煙，遠處雞鳴。窗外一片黑影後面漸漸透出深藍的顏色。⁴⁰

所謂「透出深藍的顏色」，就是利用漸變式燈光所製造出來的效果，而此燈光代表了時間推進，日出將臨。「日出」於本劇中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日出·跋》說：

《日出》寫成了，然而太陽並沒有能夠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陽光的人們始終藏在背景後，沒有顯明地走到面前。我寫出了希望，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我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但也只是暗示着。⁴¹

「日出」象徵的是一種「偉大的希望」，而「日出」在舞台上是如何描摹出來的呢？「日出」本身可以用光明和溫暖來表述，觀眾既無法從舞台上得到冷暖的感覺，光線成為了塑造「日出」形像的主要工具。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燈光變化→日夜變化(隱含日出)→象徵社會黑暗和明日的希望」的連串關係，燈光的變化緊扣劇本的主題，燈光的地位，十分重要。

2.2 音效

戲劇中的音效運用可分以下兩種：第一，相當於現時的配樂，用以陪襯劇情的節奏或烘托人物情感哀樂，令劇情更顯緊湊，情感更見動人；第二，相當於現時的音響效果，目的為了表現獨特情景或指示事物的存在、變化，例如火車的聲音、打雷下雨的聲音等。

一般來說，用以陪襯劇情的節奏或烘托人物情感哀樂的配樂，不需在劇本中言明，只要導演覺得適合，可隨時配上，當然也可以由劇作家指定。

至於為了表現獨特情景或指示事物的存在、變化的音效，在《日

⁴⁰ 同5，頁22。

⁴¹ 同上，頁203。

出》中大量運用。例如第一幕：

陳白露：(笑得有些不自然)發瘋，對了！我天天過的是這樣的生活。(遠遠雞叫聲)雞都叫了。

方達生：奇怪，怎麼這個地方會有雞叫？

陳白露：附近就是一個市場。(看表，忽然抬起頭)你猜，現在是幾點鐘了？

方達生：(揚頭想想)大概有五點半，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場裏，五分鐘總看一次錶。⁴²

曹禺安排了一段雞鳴聲，代表天快亮，日出即將降臨。第四幕的舞台指示又出現：

遠處雞鳴聲。⁴³

又是以一連串的雞鳴聲，代表日出降臨。除了上述兩處，《日出》還在其他地方穿插了雞鳴。按上文的解釋，日出象徵希望，而雞鳴是日出的借代，這就賦予雞鳴獨特的意義。「雞鳴→隱含日出→象徵明日的希望」的意義流程，在這一音效的反復運用中建立起來。不單這樣，《日出·跋》還說：

在《日出》，也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將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惟一的生機……，但把那些勞作的人們，那擁有光明和生機的，也硬閉在背後，當做陪襯，確實是最令人痛心，一樁無可奈何的安排。⁴⁴

「勞作的人」是「擁有光明和生機的」，是作者心目中明日的希望，但在《日出》中卻被「硬閉在背後」未曾出場。第二幕開始時的舞台指示說：

黃昏了，室內一片夕陽的返照，窗外有節奏地傳來小工們打地基的樁歌，由近漸遠，攙雜着多少人的步伐和石礮落地的

⁴² 同5，頁7-8。

⁴³ 同上，頁182。

⁴⁴ 同上，頁206-207。

這些傳進來的聲音代表了「勞作的人」。綜合來說，雞鳴和「勞作的人」具備相似的意義，即作者心目中的希望。作者在全劇中貫徹運用音效的方式，確立兩者的存在。這種音效設計緊扣劇本的主題，大大超越了「表現獨特情景或事物的存在、變化」這一功能。

曹禺充分掌握燈光及音效這兩個舞台元素，並加以巧妙地運用，成功地突破舞台的空間限制，引入舞台以外的世界，與舞台空間結合為一體。最重要的是，舞台元素可以與對白、劇情，共同建構主題。

2.3 佈景

佈景是故事發生的空間。舞台劇的佈景轉換有很大限制，所以故事發生的空間也不能有太多變化。為了擺脫限制，有些舞台劇嘗試運用虛擬的佈景，例如擺放一張沙發，代表該處是客廳，甚至幾塊不同形狀的木製品，模糊了空間。這當然要與劇本配合，《日出》的佈景，仍以模仿現實為主。《日出》有兩台不同佈景，第一、二及四幕，佈景都是某大旅館的房間(即類似今天的酒店)，而第三幕則發生在一家三等妓院。

《日出》第一、二及四幕，人物眾多，人物的活動包括跳舞、打麻將、禁錮、休息。作者在劇中要指控社會的事情太多，不能安排在某一地點，於是便安排故事在大旅館發生，以便不同的人物的穿梭往來，上場及下場的調動較靈活。另外，故事中的人以大旅館為聚集之地，暗示這伙人無根、無家，再深一層，就是象徵無靈魂、無生命。方達生經常嚷着要帶陳白露回家，實際上就要帶她離開這個無靈魂、無生命的地方。

從第一幕開端來看，作者對這地方的選擇是細意安排的：

因為窗外擠擠地豎立着一所所的大樓，所以雖在白晝，有着寬闊的窗，屋裏也嫌過於陰暗。除了在早上斜射過來的日光使這間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見不着一線自然的光亮的。

屋內一切陳設俱是畸形的，現代式的：生硬而膚淺，刺激人的好奇心，但並不給人舒適之感。正中立着煙几，圍着它橫

⁴⁵ 同5，頁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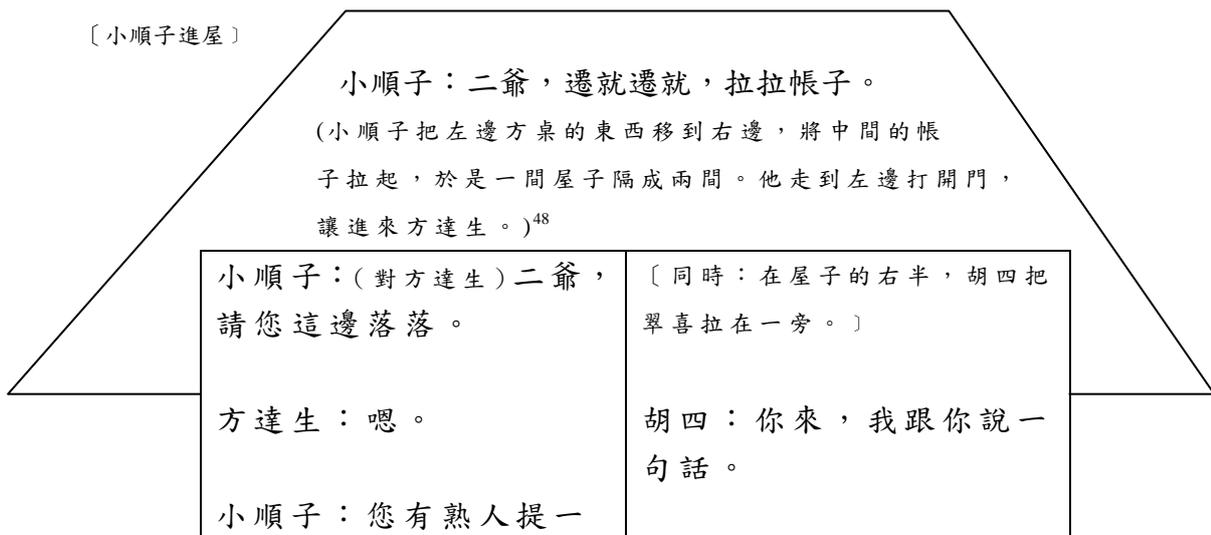
地豎着擺着方的、圓的、立體的、圓錐形的小凳和沙發。上面凌亂地放些顏色雜亂的座墊。沿着那不見棱角的窗戶是一條水浪紋的沙發。在左邊有立櫃，食物櫃和一張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臨時用的化妝品。牆上掛着幾張很荒唐的裸體畫片，月份牌，和旅館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報紙、畫報、酒瓶和煙蒂頭。⁴⁶

這地方不但陰暗，而且充滿各種畸形的陳設。本劇的佈景選擇，與我們的現實習慣不相符，或許就是作者要藉此表現劇中人的荒謬與墮落。

作者安排第三幕發生在三等妓院「寶和下處」，主要是與豪華的大旅館構成強烈對比，把低下階層的苦況，與上流社會糜爛的生活，烘托得更為鮮明。

《日出·跋》說：「在這一幕(第三幕)裏，我利用在北方妓院一個特殊的處置，叫做『拉帳子』的習慣，用這種方法，把戲台隔成左右兩部，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演出兩面的戲。這是一個較為新穎的嘗試。」⁴⁷可見，曹禺將當時妓院的情況，搬到舞台上，確實有其突破的意義。

如果我們以圖的方式，整理與「拉帳子」相關的劇本，可以表述如下：



⁴⁶ 同5，頁3。

⁴⁷ 同上，頁216。

⁴⁸ 同上，頁123。

<p>聲。</p> <p>〔方達生四面望望，忍不住，用手帕掩住鼻子，搖頭。〕</p> <p>小順子：二爺，有熟人提一聲吧。</p> <p>方達生：沒，沒有。（咳嗽）</p> <p>小順子：這屋子冷點，二爺！⁴⁹</p>	<p>翠喜：（笑着）幹嘛呀！</p> <p>胡四：（拉住她的手）你過來呢！（低語）</p> <p>翠喜：（格格地笑）去你的吧。</p> <p>胡四：真的？（又低語）</p> <p>翠喜擰了胡四一把，胡四哎喲叫一聲</p> <p>翠喜：看你饞不饞？</p> <p>胡四：（對翠喜擠眼）饞！（又低語）</p> <p>翠喜：（故作怒狀）去你的！喜歡浪，坐飛艇去。</p> <p>胡四：怎麼？</p> <p>翠喜：美得你好上天哪！</p> <p>胡四大笑，又擰了翠喜一下，翠喜叫一聲，兩個人對笑起來。這時王福升漸漸注意到左面的客人。⁵⁰</p>
--	---

從真實的角度看，這是當時的妓院的營運方式；從舞台的角度看，這有點近於今天的演區劃分。

演區劃分是為了處理特殊的時空關係。一般而言，舞台有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特殊的時空關係的意思是同時間不同空間、同空間不同時間發生，或時間和空間都不相同。不過，《日出》利用「拉帳子」分開舞台，佈景上卻沒有改變。這正是曹禺的一個新嘗試。

⁴⁹ 同5，頁123。

⁵⁰ 同上，頁123-124。

(四) 結語

《日出》雖是上世紀的作品，但劇中探討的人性與社會問題，在今日的香港，仍然十分有意義。好的文學作品，都能啟發讀者思考社會、思考人生。

雖然《日出》的劇情，主要是揭露社會的醜陋黑暗，但作者並不是悲觀的，他對未來仍然充滿希望，只不過他沒有直接說出來，而是以暗示的方式表達。這正是《日出·跋》所說：「我寫出了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我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但也只是暗示着。」⁵¹在教學時，我們除了引導學生認識各種問題之外，更應運用作者積極的態度，為學生進行正面的解讀，帶出希望，讓學生從文學名著中感悟人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⁵¹ 同 5，頁 203。

附錄一：《日出》演出紀錄

《日出》原是舞台劇，後來改編成電影。以下是《日出》在舞台及電影中的部分演出紀錄：

類型	演出團體/發行公司	年份	備註
日出 (話劇)	上海戲劇工作社(上海)	1937	歐陽予倩導演； 鳳子、丁伯騷主演。 (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 首演)
	香港話劇團(香港)	1980	陳有后導演。
	上海滬劇一團(滬劇) (上海)	1982	何俊、姚聲黃改編。
	香港話劇團(香港) 〈萬家之寶〉	2007	演出《原野》、《北京人》 (英語演出)、《日出》三 劇選段。 毛俊輝導演； 陳啟權改編《日出》。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北京)	2010	任鳴導演。 (紀念曹禺先生誕辰 100 周年)
	天津人民藝術劇院	2012	任鳴導演。
日出 (電影)	新華影業公司(上海)	1938	岳楓導演； 沈西苓改編； 袁美雲、梅熹、陸露明 主演。
	星聯影業公司(香港)	1953	李晨風導演、編劇； 張瑛、梅綺、吳楚帆、 黃曼梨、黃楚山主演。

	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 (香港)	1956	胡小峰、蘇誠壽導演、 編劇； 傅奇、夏夢、金沙、 李次玉主演。
	上海電影製片廠(上海)	1985	于本正導演； 曹禺、萬方改編； 方舒、王詩槐、王夫棠 主演。

附錄二：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 1 曹禺著(1957)《日出》，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2 姚克(1957)《西施》，香港：香港劇藝社出版。
- 3 曹禺著、李星可註釋(1966)《日出》，新加坡：青年書局。
- 4 曹禺(1980)《日出》，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5 田本相(1981)《曹禺劇作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6 辛憲錫(1984)《曹禺的戲劇藝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7 唐弢(1984)《中國現代文學史(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8 黃修己(1984)《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9 趙惠平(1990)《曹禺》，台北：海風出版社。
- 10 田本相，胡叔和編(1991)《曹禺研究資料》，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11 錢理群(1994)《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 12 張慧珠編著(1995)《曹禺劇評》，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13 田本相、劉一軍(1997)《曹禺》，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14 曹禺(2000)《曹禺劇本選》，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15 劉艷(2003)《曹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16 賈勝楓，羅金翡編(2011)《曹禺的戲劇藝術講座及研討會》，香港：香港戲劇協會。

參考期刊/報刊：

- 1 王朔〈活現的廿世紀圖〉，載天津《大公報》1936年12月27日。
- 2 巴金〈雄壯的景象〉，載天津《大公報》1937年1月1日。
- 3 沈從文〈偉大的收穫〉，載天津《大公報》1937年1月1日。
- 4 張成川〈試論《日出》的結構藝術〉，載《漢中師院學報》，1987年第1期。
- 5 張冀震、李曉麗〈漫談劇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11月第34卷6期。

參考網址：

中國現代文學網：曹禺影視及戲劇資料

<http://www.modernchineseliterature.net/writers/CaoYu/films-b5.jsp>

乙部 教學建議

題一：

1. 在《日出》一劇中，人物眾多，你最喜歡的角色是誰？

學生可自由回答，言之成理則可。

2. 《日出》一劇中的陳白露，本是個書香門第的小姐，為什麼她會墮落風塵？試從劇本中找出她當上交際花的原因。

教師參考：

- 家人離散
劇本提到陳白露的身世，她本是讀過書的人，是個書香門第的小姐，但「家裏現在沒有人」，可以推斷陳白露已經沒有了家人可依靠，也失去家人的關懷，於是逐步走上墮落的道路，出賣肉體維持生活。
- 貪圖享樂
劇本不同的部分零零碎碎地透露出此事背後的原因。她自己對方達生說：「我要舒服，你不明白麼？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
- 婚姻失敗
陳白露曾結婚，她曾向方達生提及結婚後的生活，是平淡、無聊、厭煩：「兩個人互相覺得是個累贅，懶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一天天塌了，等死。於是我們先只見面拉長臉，皺眉頭，不說話，最後他怎麼想法子叫我頭痛，我也怎麼想法子叫他頭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讓他走；我要動一動，他也不許我動。兩個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裏，向下沉，……沉……沉，……」。這反映了她的婚姻，以失敗告終。

3. 在當時的社會，你認為陳白露有其他出路嗎？

學生可自由回答，惟答案必須切合《日出》一劇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陳白露的個人背景、性格特點等。

題二：

1. 翠喜與陳白露背景相似，都在風塵中打滾。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說，你認為陳白露與翠喜兩人，何者更為成功？為什麼？

教師參考：

- 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說，陳白露的思想、性格既有正面的部分，也有很多負面的元素。陳白露的角色告訴我們，人就是一種兼有美麗與醜惡的動物，現實生活中，人沒有可能是完美的，曹禺的創作，正正體現了現實世界的真正情況。
 - 至於翠喜，從作者安排的劇情，我們只看到人物正面的性格。兩相比較，作者對陳白露這個角色的塑造較為全面。
2. 曹禺在《日出·跋》曾說：「在這堆『人類的渣滓』裏，我懷着無限的驚異，發現一顆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婦人」，作者為什麼會偏愛翠喜？你對這個角色又有什麼看法？

教師參考：

- 作者偏愛翠喜，可能是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原因與觀眾愛看大團圓結局相似——樂見正義勝利，追求幸福生活，憧憬人類社會的美好等。這個虛構的人物，根本就是作者心目中希望的投射。
- 對翠喜這個角色看法，學生可自由回答，言之成理則可。

題三：

1. 《日出》劇中是黃省三、陳白露和小東西，各自為了不同的遭遇而自尋短見。你認為三人當中，誰最堅強、誰最軟弱？

教師參考：

- 小東西和黃省三在自殺前，都經過一番劇烈的掙扎，才選擇絕路；陳白露則不同，她一遇到困難，沒有經過多少的考慮，就仰藥自盡。
- 小東西如不自殺，她將被迫做妓女，作者沒有為她安排其他出路。至於黃省三，別人不同情他的遭遇，沒有伸出援手，但也沒有人迫他做任何事，他只是自己認為失去工作，

等同失去了一家人的生命，不如自己提早結束生命，免受痛苦。

- 陳白露的自盡，主要是承受不了債務纏身，以及人情冷暖的打擊。其實，她並沒有受到甚麼壓迫，與小東西、黃省三相比，她根本沒有尋死的必有。
- 小東西自殺，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黃省三自殺，是他過於悲觀；陳白露自殺，只能說她太脆弱了。相比之下，小東西最堅強，而陳白露最軟弱。

(本題無標準答案，學生言之成理即可。)

2. 有人批評黃省三的遭遇太悲慘，欠缺真實感，你對這個說法有何意見？

學生可自由回答，言之成理則可。

3. 以下題目，任擇其一：

(1) 試為黃省三、陳白露和小東西其中一人，創作一個新的結局。

教師參考：

評分準則參考：

- 配合人物的性格
- 呼應故事的發展
- 結局具創意
- 表達流暢，結構嚴謹

(2) 假設你是黃省三、陳白露和小東西其中一人的朋友或家人，試寫一封信鼓勵他/她。

學生可自由發揮，符合書信格式即可。

題四：

燈光和聲效是舞台劇的重要元素，試評論《日出》第二幕開場怎樣運用這兩種元素來表達主題。

教師參考：

- 《日出》第二幕開場「屋內暗淡，幾乎需要燃起燈才看得清楚」。相對於「日出」，這種逐漸步向黑暗的燈光設計，呼應了第二幕中黃省三被壓榨仍然委曲求存、顧八奶奶的惡俗、李石清扭曲陰暗的人格等劇情發展和深沉的主題，是第一幕的延續、深化。
- 《日出》第二幕開場中以不現身的建築工人的歌聲，唱出整首勞動號子，有意讓觀眾去欣賞這些歌聲，當中樸實的歌詞和音樂，反襯出即將上演的第二幕中陰暗詭詐的劇情。作者通過他們的歌聲及工作的吆喝聲，並透過角色對他們的稱讚，顯示作者認為這種以努力換取生活的人，才是社會的希望、未來的光明。作者歌頌樸實單純的生活方式，反襯都會商業社會充滿詭詐，令人憎厭。

題五：

《日出·跋》說：「在這一幕(按：第三幕)裏，我利用在北方妓院一個特殊的處置，叫做『拉帳子』的習慣，用這種方法，把戲台隔成左右兩部，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演出兩面的戲，這是一個較為新穎的嘗試。」曹禺指出這是一個新嘗試，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成功。

教師參考：

本劇以「拉帳子」的方式，使人物處於相同的時間和空間，就發生了現實情理和舞台操作手法的矛盾——兩面演員既不可以同時演出，又不可以停止其中一邊的演出。前者觀眾根本無法接收，後者因為兩面處於相同的時空，突然停止其中一邊的演出會令觀眾覺得不合情理。最後的做法可能是一面演出、唸台辭時，另一面就要拖延時間，待一邊的完成演出，另一邊方可接續，容易出現演出上的冷場。

(本題無標準答案，以上只是一種觀點，學生只要言之成理即可。)